



小荷尖尖滨州市中小学生优秀作品选登

本栏目报纸订阅电话: 8171968/8171969 新闻报道热线: 15254378989



简雅语文专栏
JIANYAYUWENZHUANLAN

【教师作品】

【学生作品】

飞逝的时光与永久的记忆

邹平市礼参中学 卢晓玲

心里一阵阵的隐痛,脑子忽然就清醒了。

恐惧。恐惧我记忆中的很多片断都渐行渐远,有时候极力想啊想啊,也想不起本真的来龙去脉。对已失去的某样东西,心疼不已,因为随着看不到它,我的记忆里就没有了与它的故事。我害怕失去的不仅是某些跟我相关的重要东西、某些故事,还有内心深处对失去时间的恐惧,对未来的不可把握。是的,未来的时间越来越短,我的记忆会消失不见,连同我自己。

猛然清醒后,想起寒假给儿子讲述自己的故事,没有顺序,思绪任意飘荡。到底是儿子真想知道我的过往,还是发现我确实老态了,而故意跟我聊这些旧事,我不知道,也不能问。问了,当初的聊天太刻意就没趣了。记得孩子上初中时在作文中写到我,那是对我的极度肯定啊,说我对新东西紧追不舍,比如对周杰伦的歌那是一个追捧。不知不觉我俩拉开差距,已经对彼此的世界不感兴趣,时间真是奇妙的东西。讲到为什么要保留家里的台灯时,我竟然讲错了。此时此刻,我想在微信中留言,我讲错了,那个台灯座是我爸买的淡绿色宝塔的,不是买的简陋的人工做的,最后我删了,有必要吗?我讲的时候他真的用心听了么?

年龄越大,堆的东西越多,确实很多东西不用了,但是扔掉就心疼,正如有人写的,它承载着我的过往。“断舍离”是这几年很火的理念,我明白,但我总也做不到。潜意识里是怕东西丢掉再也找不来,记忆也就没有了,这大概是焦虑的原因。

阳台上的一盆芦荟,已经疯长成一大盆,枝蔓弯弯曲曲,很长很长,有时候不小心弄断了,就重新扦插,芦荟并不好看,但我不舍得清理。这盆芦荟跟着我已经有二十多年了,当时花了两块五,只有三五片叶子,我买好就放在了娘家,父亲细心养护,直到我搬走它,我怎么能丢掉陪我二十多年的这盆芦荟呢?

我也有许多书没有丢掉,自己读的书,记录着老师的讲解,不明白可以再抽出来看看,能想起当年上



课的情景,丢掉了,书上的笔记,都能记起来吗?只有课堂上学的东西才是最权威的。我最早的一张明信片,是哥哥八七年邮寄给我的,那是我收到的第一张明信片,图画是一只棕色的小松鼠,背后是我哥哥漂亮的字迹。当年因为我哥哥写的字漂亮,物理老师总也不明白,我写的字为啥这么差,多次责备未果,最后承认我确实无法改变,只得作罢。当年我收到这么漂亮的第一张明信片,激动之情至今犹存心底,还能想起我敬爱的王老师对我是怎样的期望。我整理这些碎纸片,想断舍离扔掉的时候,我怎么能舍得呢?

我的抽屉里乱七八糟,想抽都挺困难,每次整理,都会感慨万千。抽屉里面最久的一件东西是妹妹返回给我的一个小钱包。当年应该是上小学吧,我花一毛五买的,稀罕得不得了。后来,我劝妹妹买下来,具体原因已经不清晰了,总之她还小,最后经不住我的忽悠,两毛五买去了。她只有两毛五,买完钱包,里面却没有钱放了,只得到一个空钱包。再后来,我们都工作了,她把钱包给了我,说起当年的事情,大笑一番,最坑妹的姐姐就是我了,现在已然成了笑话。每次整理杂物,看到这只钱包,都忍俊不禁。

这件事也给我很多启示,每当对某物爱不释手而钱又不够时,就会说“我买完它,就只剩下一个空钱包了”,于是心情就平静下来。这么有意义的钱包,怎么能丢掉呢?

每次学校大改造,我总要抢先拍照留念,心疼好久。我在校已经三十多年,旧房子已经都改造完了,当年毕业时的旧貌了无痕迹,新的环境很美,但旧貌留在我的相册里,留在我的朋友圈里,因为这些痕迹曾与我共度过十多年的时光。

诸如此类的东西太多,不是东西丢不掉,是物品曾经伴随的故事扔不掉,伴随的生活的痕迹扔不掉,一件旧物就是一段时光。

想的很多,写出来却很少。路边每个走路或者墙角下晒太阳的老人,一定都是一部鲜活的历史,谁又能知道彼此的故事呢?人啊,就是这么看似无趣却又丰富多彩地存在着。俗话说,一岁年纪一岁心,我们理解新事物的意义,也请理解守旧的原因,因为他们的岁月都在某件物品、某段时光里,是某人的历史,也是历史中的某个人的故事。

留在记忆里的芬芳

邹平市长山镇初级中学 李金俞

记忆中的父亲总是沉默寡言,他在地工作,一年内很少见面,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就渐渐变得疏远了。

幼时,我最期待的是国庆节,父亲回来,黝黑的脸上总是一副严肃的表情,我不敢接近。父亲仿佛明白了什么,走到我面前,蹲下来,“最近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发生呀,和我说说呗。”

儿时的那个春节,父亲和我去商场购物。在街上,父亲大步地向前走,我为了跟上,只好一路小跑,看到父亲大而粗糙的手,想牵却又不敢牵。可他还是担心我,时不时地回头看我。突然,我闻到了一股香味,向远处看去,有一个卖年糕的摊位。我扯了扯父亲的衣襟,“爸爸,我们可以买年糕吃吗?”他没有说话,只是将手伸进裤兜里摸索着,终于,拿了十元钱给我,“我在这里等你,自己去买吧!”如此内向的我从没有自己买过东西,心里不禁慌了起来,看着父亲坚定的眼神,我知道说出去的话就没有收回的余地了,我只好硬着头皮去。好不容易买到了年糕,我回过头,看到了不远处人群中的父亲,他的脸上露出了前所未有的笑容。

后来上了初中,我第一次住校,但让我出乎意料的是,父亲因为此事特地请假回来送我。临走时,妈妈又给了我一个袋子,说:“本来什么也没给你准备,可你爸爸害怕你再有个头疼脑热,让我又给你准备了点应急用品。”我看向坐在沙发上的父亲,他的眼神恍惚,漫不经心地看着手机。出门时,父亲没有说话,眼角似乎又有晶莹剔透的泪滴。走到楼下,我对他们说,“不用送我了,我走了。”车子启动了,我瞟向后视镜,看到了父亲追车的身影,不知道为什么?平时也不常见,可这次父亲为何这样伤心。车子渐行渐远,父亲的身影也渐渐模糊了起来。

到了宿舍,我才发现,被套罩、铺床等这些在我看来不起眼的小事,别人都要费九牛二虎之力。我恍然明白了,我一直在父亲的历练下成长,他一直在为我默默地付出。

傍晚,我拨通了电话,那边传来了深沉的声音,“谁啊?”“喂,爸,是我……”

原来,我一直拥有父爱,留在记忆里的芬芳,是那父亲为我默默付出的身影。

(指导教师:丁葱葱)

